

“熟读”和“熟听” -2

舒泽池

谢嘉幸老师的讲座和文章《熟听音乐三百部，不会作曲也会哼》还有更深刻的涵义。“熟读”和“熟听”，其实都是在前人创造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。正如鲁迅先生在《人生识字糊涂始》一文中所说，初学说话的小孩子，“他们学话的时候，没有教师，没有语法教科书，没有字典，只是不断的听取，记住，分析，比较，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。到得两三岁，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，而且能够说了，也不大有错误。”不消说得，小孩子会说的话，都是他们父母说的本地方言，而不会是“隔壁老王”的外地话或者 English。那么，“熟读”中国唐诗的人不大能够写出意大利的“十四行诗”，“熟听”巴赫、莫扎特全部作品的人也不大能够写出《三十里铺》——这好像又是“常识”问题——我又想起了一个例子：身为日本人的福原爱，也是在中国训练期间顺便练就了满口“大碴子”味道的东北话，甚至和她的国籍、种族和 DNA 都没啥关系。

在这里我想强调鲁迅文章中所说的三个“没有”，这是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，音乐在这方面和语言（不是文字）有共性，“三个没有”造就了古今中外多少杰出的民间音乐家，还有百余年来杰出的流行音

乐家？有些专家和大 V 们为什么选择性失明和失忆，在近百年的普遍音乐教育中把三个“没有”改成“有”，而且奉为圭臬，睁眼看看效果好吗？

还是说一句大实话吧：语言和音乐，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，是有深厚的历史传承的，是不可能由几个聪明人肆意创造的。百余年前有人想发明“世界语”，不大成功；音乐中“调性音乐”的绝对优势地位，有人想颠覆，已经有一百多年了，好像也是成效渺渺，即使有了现代技术，有了“AI”，也不可能。

因此，熟读也好，熟听也好，读和听的内容，是决定中国未来人才成长的最最关键、最最要害的问题。不错，吃猪肉不会长猪肉，但是文化不是吃肉。要学山东话，最好的方法是在山东长大，而不是到英国留学。

再深入的说，谢嘉幸老师倡导的熟听，就是“听+熟”，两个字连在一起，是学习音乐的最重要、最基础、最有效的方法，而不是读理论、背定义、画乐谱，如果不以“熟听”为基础，最客气的说法也是“无用功”，白费了时间和金钱。这是音乐学习中的一个大问题，这里不能细说。

（写于 2023 年 11 月）

COPYLEFT 作品

版权所有 · 自由传播